



拙笔书不尽娘一生的酸甜苦辣,寸心报不完娘一世的养育恩情。

——题记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缺吃少穿的日子。那时还是生产队，什么活儿什么事儿都要算工分,粮食产量也不高。父亲在离家十多公里的学校教学,长年不在家,工资也不高,加上时不时接济亲戚,每月交到娘手上时便寥寥可数了。我们姊妹五人大大小的,只能靠娘一个人,但娘从无怨言,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努力挣工分。

刚入冬月,心灵手巧的娘就开始为我们的新衣忙活起来。做了饭,自己顾不上吃,就摇着纺车嗡嗡嗡地纺纱,咣咣当地在织布机上传着梭子织布。在儿时的记忆中,娘总是忙到很晚。在纺车如蜜蜂采蜜的嗡嗡声中,我甜甜地进入梦乡,又在织布机有节奏地咣咣声中迷迷糊糊地一觉醒来,含糊不清地问娘咋还没睡,却又在娘睡吧睡吧的催促声中再次入了梦乡。

娘虽然没有上过学,却心灵手巧,除了纺纱织布,还会裁裁剪剪、缝缝补补。每到新年,我们姊妹五个总是能添上一两件娘亲手织缝的漂亮合体的新衣服。即使天再冷,我们都感觉身上暖暖的,心里美美的。

娘还会剪鞋样剪喜花。娘剪的鞋样大方好看,做的鞋子合脚得休;剪的喜花样式丰富,图案主要以喜字为主,并与鱼、莲花等吉祥事物相互搭配。凡是见娘剪过喜花的人都说剪得好看,寓意也好。因而隔三岔五就有人登门求助,

娘总是有求必应。这让娘比别人忙了不少,无论冬夏,还是春秋,娘都难得清闲。

那些找娘剪鞋样剪喜花的人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有时也会拿点洋糖花生之类的东西。洋糖那个时候可稀罕了,也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最爱,尽管别人家的喜事与我们毫不相干,但我们却很期待。现在想来,那些可都是娘的辛苦换来的。

娘的心灵手巧、勤劳肯干,让她受到了生产队领导的重用,被任命为青年突击连连长。每次有突击任务,生产队就会把青年突击连作为拳头力量,使用在重要方向、重点区域。春夏秋,犁地、耙地、栽红薯、挖红薯、耩麦、割麦、打麦、掰棒子、打玉米等;冬天,突击挖河、挖沟。娘作为青年突击连连长,和其他干部骨干高喊着口号,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农闲时候,娘还组织开展支前活动做鞋子,一双双码好打包成,又一包包装上车运往部队。

家里吃饭的人多,生产队分的东西少,因而早早就闹起了“粮荒”。看着大大小小的我们都在长身体,一日三餐,娘可谓是绞尽脑汁,变着法儿给我们做东西吃。

清明前后,榆树就会长出榆钱,槐树也会开出槐花来。娘就择些榆钱摘些槐花下来蒸蒸吃,或者做成饼、窝窝头。那时调料虽不多,但娘做的东西清香、爽口,既让我们尝了鲜、解了馋,又填饱了肚子。

现在每每忆起当年缺吃少穿的日子,忆起青年突出连那六年间激情澎湃的战斗岁月,娘就会感慨地说,现在的

## 白发亲娘

李扬

日子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可要知道珍惜啊!

二

娘年龄大了,唠叨便也多了。每次见了我们,就像打开了话匣子,说书人一样唠叨着前尘旧事、家长里短。

娘唠叨时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苦打江山”。“家是最小国”,对于娘所说的“苦打江山”,我是有所经历和体会的,也能理解娘的心情。

我们这个家,在娘的精心操持下,从分家时的一无所有,到家境殷实,从当初的父母两人,到如今的多个家庭数十人。犹如一棵树,从当初一棵弱不禁风的小树,长成了如今枝繁叶茂的大树。每年春节,我们一大家人聚在一起都要坐上几大桌,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从娘一次次对“苦打江山”的唠叨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幸福生活不是等靠出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辛苦打拼努力奋斗出来的。

家里供出哥哥和我两个大学生,是娘最骄傲的事。娘以此为傲,因而便更加珍惜。娘比我们还担心工作中把事办砸喽,把手伸长喽,把路走偏喽,经常唠唠叨叨地告诫我们,咱是农村的孩子,一步步走到现在不容易,娘不求你当多大官,有多少钱,只要人好好类就行!

娘担心我们听不进耳朵里,更担心听不到心里去,无论见面还是在电话中,总是一遍遍地唠叨着。

娘唠叨的是教诲,叮咛的是嘱托,送上的是祝福,让儿子感知的是母爱的伟大和肩上沉甸甸的重担!

听着娘的唠叨,感觉很幸福!

三

娘喜欢帮人,却不愿受人帮,生怕给人添麻烦,即使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

父亲走了后,娘坚持要一个人住。为了联系方便,我给娘买了部老年机。老年机功能简单,操作方便。但娘年岁大了,还不识字,前前后后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学会接打电话。每次因娘的操作电话出情况时,我们都会及时赶过去帮娘处理,娘总是陪小心地说说没事就尽量不打电话,免得出错添麻烦。这个时候娘也会感慨地说,要是老头

子在該多好啊,打电话不用操心,我想说什么话,他就传什么话,哪会作这个难哪!

视频通话流行后,我跟娘商量换部智能手机。娘听说打电话还能看到打电话的人,觉得很新奇,愿意试一试。但当听说需要花钱买新的手机时,却反悔了,说老年机还能用,扔了可惜。

又一次看娘时,我不用再跟娘商量就买了部智能手机,并说买了就不能退了,娘只好接受。

第一次体验微信视频通话,双方面对面说话如在眼前,娘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如小孩子突然收到了一个新奇好玩的礼物,迫不及待地要我教她怎么用。娘学得非常认真,不到一个晚上,就学会了微信视频通话,并和远在北京、杭州的几个外甥互动。当娘看到他们其中一个瘦了,很是着急,反复嘱咐要多吃点。

满头白发的娘,仿佛一下子拥有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挂了电话许久还沉浸其中,兴奋地说着使用智能手机的感受,不时感叹现代科技的强大。新奇、兴奋和激动,都写在了她满是皱纹的脸上。

清明节期间变了天,气温一下降了二十摄氏度。娘用微信和我视频聊天时说,天又冷了,可别忘了加衣服啊!

视频中,听着娘的殷殷叮嘱,看着娘的满头白发,我的眼睛有些湿了。

母爱是一本永远读不完也写不完的书。娘已经八十多岁了,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如今还像一棵大树,虽然慢慢枯老,依然为我们这一代遮风,为我们的下一代挡雨。

董卿在她主持的节目《朗读者》“陪伴”中说,人生,缘始于“遇见”,情长于“陪伴”。曾经,陪伴,是娘给我们的最好礼物;现在,陪伴,是我们能给娘的最好礼物。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娘啊娘,我的白发亲娘,我多想像小时娘陪我们一样,每天陪在娘身边,陪娘说说话,陪娘聊聊天,陪娘回忆过去的酸甜苦辣,陪娘哭,陪娘笑,陪娘流泪,陪娘开心,陪娘直到永远……②8

## 想家就想娘(歌词)

张瑞星

**编者按:**儿是娘的心头肉,无论走多远都走不出娘的牵挂,她总能在我们最孤独无助的时候送来一丝温润与慰藉。有娘的牵挂,我们疲惫的身心就有了依靠,有娘的“家”也让人倍感温暖。

流年如丝,波澜不惊,无情的岁月在母亲的脸上刻下了皱纹,她的腰身不再挺拔,两鬓也添了白发,我们又因种种原因不能陪在她的身边,让团聚成了一种奢望。

郸城籍词作者张瑞星,结合自身经历,联袂词曲创作人王帅、音乐制作人张浩、军营民谣创始人小曾,倾情打造了这首歌曲《想家就想娘》。该歌曲饱含深情、句句戳心,唱出了无数游子对母亲深深的爱,目前已正式发行。

那年冬天我离开家乡  
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  
母亲默默为我梳行装  
想让我走又放心不下  
担心孩儿他乡遇风霜

声声叮咛让我多保重  
依依话别流下泪两行  
都说母子连着心  
最疼我的还是娘  
都说孝子贵如金  
我拿什么报答娘  
娘的疼爱给了我力量  
我下定决心  
干出个好模样

多年以后我实现梦想  
遗憾的是很少见到娘  
如今她已满头白发  
高挑身影也不再硬朗  
多次劝说都不舍老家  
默默守着那座旧瓦房  
寒来暑往日夜盼儿归  
我却不能陪在她身旁  
都说儿不嫌弃娘  
我的娘她最善良  
都说家是避风港  
每当想家就想娘  
祈求苍天保佑娘长寿  
我累了也能  
向娘诉衷肠

## 母亲

卞彬

母亲一生努力  
却没能走出泥泞而坎坷的岁月  
每天一起床  
她就忙着用农事擦亮日子  
夜晚常常坐在昏暗的油灯下  
用针线缝补  
带有漏洞的生活  
我知道乡下日子很粗糙  
母亲那双曾经柔润的手  
却永远不会再光滑了  
但抚摸在我的身上  
依然是那样温暖

许多个春夏秋冬里  
母亲总是风里来雨里去  
她瘦弱的肩膀上  
始终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  
担子一头是我

另一头是苦难的生活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和生活越来越重  
母亲的腰却越来越弯

如今我长大了  
已经走出了母亲的担子  
那曾经沉甸甸的生活  
现在已不再沉重  
但母亲的腰  
却再也直不起来了  
人前昂首挺胸的我在母亲面前  
只有深深地低下头  
低成一种拐杖的姿势  
以便搀扶母亲  
走过头发花白的岁月

## 母爱如一条河

尚纯江

记得那条小河是条人工河  
那时孱弱的你  
推着一辆架子车  
在冰天雪地里  
在红旗的海洋里  
从河底推出一车车泥土  
用热火朝天的歌声  
挖出了一条河  
一条南北的小河  
尽管河水时有时断

如今你用头枕着那条河  
不再纺棉花  
不再给我们缝补衣服  
也不再推车  
把你对儿女的爱  
都带走

哪怕我们的眼泪  
流成了一条河  
你只管默默地  
躺在一片翠柳里  
注视着这条河

三十三年了  
河水枯了又涨 涨了又枯  
树叶青了又黄 黄了又落  
炊烟 日月 都已退成白色  
小河 荒草 也长满了河坡  
我归去时  
拔去荒草 蹲在你的身旁  
听你诉说  
那些陈年往事  
母亲的爱啊  
就如一条河

## 为母亲做碗蒜汁面

刘翔

窗外的风轻轻地吹着,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互相唱着自己独特的歌曲。它们好像对我说:“五月母亲节来到,怎样为母亲献爱心呢。”

哦!是啊。我猛然想起平时都是母亲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料我,而我从来没有对母亲付出过什么。这令我很惭愧。今天,就让我为母亲献一点爱心吧。

我知道母亲喜欢吃蒜汁面条,好吧,今天就为母亲做碗蒜汁面。

于是,我走进了厨房。我先拿了两个大蒜,把它的外皮用手轻轻地剥开,先用清水洗个两三遍,然后放进蒜臼里。只见我用左手捂住蒜臼的“大嘴”,右手握住蒜槌来回地敲击大蒜。不好,白胖胖的大蒜真狡猾,从蒜臼的“大嘴”里蹦了出来。我急忙捡起掉落的大蒜,在水管下冲洗干净又放进去,用蒜槌对准它猛捶,再松开左手一看,啊哈,只见它分成几瓣躺在蒜臼底。不一会儿,在蒜槌的撞击之下,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大



## 母亲

王伟

教你牙牙学语  
扶你蹒跚起步  
你的每一声呼唤  
都起伏在母亲的心头

夜晚灯下陪你写作业  
早晨为你准备好洗漱  
你的每一个细节  
都离不开母亲的关注

你幼儿园的大红花  
你小学时的满分卷  
你初中时的荣誉证书  
你高中时的成绩单  
你的每一次进步  
都连接母亲的挂牵

给你生命 给你乳汁  
给你温暖 给你呵护  
给你鼓励 给你祝福  
她付出所有的关爱  
无怨无悔 不求回报

你的孩子出生后  
她是你最放心的保姆  
家里的脏累活  
孩子的尿尿布  
她任劳任怨 心甘情愿  
你和你的孩子们  
就是她的全部

她变老了  
身躬佝偻 脚步踉跄  
即便躺在病床上  
还不想拖累你  
怕你伺候  
这就是母亲  
善良而质朴的一生



## 母亲的旅游梦

唐运华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还在求学时,曾暗暗发誓:等将来我工作后经济条件允许了,带母亲外出旅游,让一生没走出村庄的母亲看看外面的世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却很难实现当年的誓言。因为母亲患脑梗塞多年,现在走路、生活自理都已困难,当年的誓言成为我今生抹不掉的遗憾。

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外出旅游非常普通平常,但是对于很少走出乡村土地的父老来说,外出旅游却是件极奢侈的事。

十年前,母亲的第一次“旅游”,是到距家仅五公里的太清宫景区参观。虽然太清宫景区距我家仅是赶一趟集的距离,但是自从景区建成以来,由于要门票,母亲从未参观过太清宫。十年前,为提升老子庙会人气,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免费发放门票。那时我借调在宣传部工作,有幸得到几张门票,于是便促成了母亲那次“旅游”。

那时候,母亲胃病严重,苦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她就一直忍,一直拖,病情严重了就到诊所拿点药。那个周末回老家,我拿着景区门票对母亲说:“现在景区建设了很多景点,很漂亮,门票过期作废,我们去看看吧。”母亲答应了。

那时母亲六十多岁,虽然病体衰弱,但走路还基本可以。我领着她从前

面的太极殿,走到后面的老子故居,再到后宫的圣母殿。因为免费,景区人流熙熙攘攘,很多人前来参观。一上午的时间,我能看出母亲身体的虚弱。她的额上渗出虚汗,走路渐渐缓慢,但心情还好,就这样支撑着看完了大部分景点。

参观完,我看到景区旁边有家照相馆,母亲一生基本没照过相,趁她现在身体尚可,何不合影留念?等将来她老了,就不容易找到像现在这样的好机会了。母亲同意了我的提议。景区周围摆满了鲜花,我和母亲以老子文化广场的鲜花为背景,让照相馆人员为我们合影留念,随后又给母亲单独照了肖像照。

照片中母亲慈祥,头发有点灰白,我们并肩而立,身后是大片金黄的鲜花,不远处即是老子文化广场。母亲的肖像照神情严肃,一眼便能看出她隐含的病容。我很庆幸当时与母亲合影留念,这张见证了我成长历程和母亲特定历史的照片,我会保存终生。

说起母亲的第二次“旅游”,是二十多年前她到淮南我的大姨家为我借学费。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从大姨家回来后,经常给我们讲,大姨领着她参观了田家庵公园,公园如何漂亮,大姨家的彩电如何色彩鲜艳,表哥表妹如

母亲节策划